



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

《西游记》诗性哲学精神

张兴龙◎著

非外信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

《西游记》诗性哲学精神

张兴龙◎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游记》诗性哲学精神/张兴龙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068-6051-2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西游记》研究

IV. ①I207.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434 号

《西游记》诗性哲学精神

张兴龙 著

责任编辑 吴 琼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1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051-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张兴龙 （1972-）男，江苏连云港市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出站博士后，现为淮海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主要从事文艺美学、都市文化学研究。已出版《江南都市文化论》《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等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华读书报》《书摘》《看历史》《国学》《教师博览》《教育文摘周报》等全文转载、摘编。主持教育部、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教育“十二五”规划等项目十余项。学术著作曾获连云港市第十三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二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第十二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初版序

目前，学界对《西游记》的研究，尽管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与小说本身“四大经典据其一”的地位相比，我们也许不能沾沾自喜于已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与“红学”研究相比较，“西学”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不是说《西游记》研究一定要像“红学”一样大红大紫，毕竟文学经典的价值不能以研究者的数量和“人气”作简单评判。正如海德格尔曾说的，在现代的世界灾难中必需的是：少写些文章，多保护文字。在消费文化横扫一切背景下，与其恶性地损耗有限的文学经典资源，把经典的微言大义践踏为人手一册的通俗商品，还不如少人问津，让它如深藏于大山，待喧嚣尘上的一切浊气消退之后，再细细挖掘与鉴赏。因而，当我们为《西游记》研究的滞后而焦虑之时，也不要忘了这很可能是这部经典小说的幸运和造化。

然而，在以解构与颠覆为中心的后现代学术中，《西游记》也难免被越来越刺耳的西方话语搅扰得丧失安宁。西方理论框架的强行比附，影视娱乐作品的肆意改写，非本土话语的非法阐释等，使一部张扬着中华民族鲜活生命精神的经典文本正在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妖魔化、色情化和庸俗化，其严重后果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就《西游记》再生产的整体而言，越来越远离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审美情感和文化经验，越来越“西化”、“欲望化”以及“当代说书人化”，与中国固有的智慧、精神与气质越来越不相干；二是以《西游记》的神话学研究而言，则是

西方话语直接切断了小说与中华民族早期经验和集体创伤经验的内在联系，使我们世代关于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的审美享受与文化记忆日益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污染。

张兴龙君的《〈西游记〉诗性哲学精神》一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表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作者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现代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围绕生死智慧与母性崇拜等题旨，将《西游记》置于本土性的经验场域与文化叙事中，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其次，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架构，贯通明代叙事文学与原始艺术，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个体成长历程联系于人类最初生命孕育的虚空状态，使历练成长的人生之路升华为一曲黄金童年永逝的悲歌，从中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情与力量。再次，作者将个体性的文学文本置放于广阔的人类文化广场上，推动了关于《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本书以马克思的西方神话学理论始，终于世界性的母性崇拜，与一般的同类研究不同，小说只是引线与建筑材料，作者真正想做的是在具体文本叙事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建构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经验，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其主旨是“人本”而不是“文字”。所有这些努力与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与鼓励的。

至于本书的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是对中国文化本体的把握尚嫌笼统，在具体的解读与研究上，也有一些不够深入之处，偶尔也会出现偏颇之论。但瑕不掩瑜，学人成长也需要时日。兴龙君为人勤勉，一心向学，正值蓬勃发展的向上阶段，相信通过不断的学术历练、多方面听取批评意见，以及更为深入刻苦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与更优秀的成果。是为序。

刘士林

2012年1月11日于上海春江景庐

修订版自序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上看，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具有明显的个人差异性，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文本结构、审美意象、话语蕴藉的复杂性，导致读者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见仁见智、误解现象更为普遍。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议、误解，常常纠结、缠绕着经典作品。

较之同为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西游记》在读者接受过程中的误解虽没那么多，但并不罕见。其中，一个普遍现象是大众一直习惯于漠视《西游记》的哲学精神，而将其视为一本儿童通俗读物。

如果单从小说蕴涵的深刻哲学角度看，《西游记》本不该纳入儿童必读书目，相反，多少有点“少儿不宜”。这里仅从小说人物和故事方面列举两例，彰显小说蕴含的深刻哲理。

从人物上看，一个令童年时代的我非常困惑的问题是，小说最初描写的孙悟空神通广大，上天入海，打得天兵天将都没了脾气，直到搬出如来佛，才将其降服。但是，自从这个泼猴入伙唐僧西天取经后，面对一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完全是屡战屡败。小妖们仅仅仗着从天上主子那里偷来的一两件宝贝，就足以打得孙悟空没了脾气，而当初这帮妖魔鬼怪的主子都是拿孙悟空毫无办法的。读研期间，我有幸阅读了方克强的《文学人类学批评》一书，才弄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方克强从人类学的层面，揭示了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路隐喻着成人礼仪式。其实，这一仪式的背后正是儒家哲学的感性显现。早期的孙悟空象征着不谙世事

的孩童，入伙取经队伍后，从一个不懂事的“熊孩子”变成了一个做事必须讲规矩的成人，这种转变意味着生命个体心智上的从“无知者无畏”到“有知者有畏”。孙悟空始终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但是，他的行为始终被规矩死死禁锢。如此一来，孙悟空的取经之路，看似战胜妖魔的喜剧，其实，骨子里是不断遇挫、抗争的悲剧，这常常让我想起儒家哲学经典要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再从故事上看，《西游记》可以简单概括为唐僧师徒取经路上遭遇重重困难的故事。各路妖魔鬼怪都和唐僧作对，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为了劫财，有的为了劫色，有的为了报仇，更多的似乎为了吃唐僧肉。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这让唐僧走到哪里都成了最具有危险性的绑架目标。可每次当妖怪们准备“撕票”成就长生不老伟业之时，孙悟空搬来的救兵就会令人感动地及时出现。这些故事对孩童时代的我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我越来越对浩瀚的天空感兴趣，在当年不知雾霾为何物的岁月里，乡村的天空总是蓝得诱人，我常常仰望蓝天，想象着就在我们的脑袋上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生命不死的天庭，幻想着居住在我们脑袋上空的神仙们如何吸风饮露。二是对摘下来的瓜果形状特别感兴趣。在那个年代，乡村自家种的瓜果很多，每逢采摘季节，总会见到许多长得变形的瓜果，这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幻想着这就是《西游记》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多年以后，当年那个对着蓝天幻想的农村男孩儿，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了庄子的书，才恍然想起童年时代《西游记》中长生不老的故事，竟然蕴藏着深刻的道家生死智慧。这才明白，儿童时代认为的《西游记》讲述了一个个幼稚而单调的故事，不过是一个表象，其背后则是深刻的哲学精神。从此，对《西游记》是“儿童标配”的观念才彻底改变。

当然，《西游记》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就不能读哲理书，即使专为儿童创作的许多通俗易懂作品，也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更何况，哲学的深刻与文字的通俗、故事的生动并无冲突，文学创作中类似这样的“高开低走”也绝非《西游记》独有。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一般的儿童读物较之成人读物更为浅显易懂，一般故事较之哲理故事也更适合儿童阅读。正如一个孩童抱着童话书阅读，人们习以为常，但是，当这个孩子抱着黑格尔的哲学看，人们难免惊诧悚然。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想写一本揭示《西游记》深刻哲学精神的书，这并非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想把个人的看法说出来，即使限于个人水平，所说的并不成熟，也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012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一书，虽然对《西游记》的解读，都是围绕着儒释道哲学展开的，但是，从书名到目录，都没有凸显哲学视角。直到今天，终于迎来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再版的机会，遂将书名、目录重新“洗牌”。将书稿修改完毕之时，已是除夕日的午后，窗外阳光如碎金，偶有鞭炮声传来，记忆中童年此时的快乐如在眼前，再想起当年看《西游记》连环画的情景，遂感慨时光匆匆。遗憾的是，限于本人学术造诣不精，凡疏漏与错误之处，尤盼读者批评指正。是为再版自序。

张兴龙

2016年2月7日于连云港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部 先验语境：从古希腊神话说起	6
一、古希腊神话的马克思主义语境 / 6	
二、《西游记》的人类学语境 / 16	
第二部 西学东渐：诗性智慧与神话原型	22
一、神话贫乏论的魔咒 / 22	
二、无法回避的神话历史化 / 28	
三、中国诗性智慧 / 34	
四、从神话思维到艺术虚构 / 41	
第三部 咏而归：生命伦理哲学的诗性书写	46
一、石破天惊 / 46	
二、乐土乐土 / 69	
三、生命悲歌 / 87	

第四部 乾坤风雨：死亡哲学的诗性书写	99
一、天上宫阙 / 99	
二、空中楼阁 / 106	
三、冥河摆渡 / 115	
四、红尘倒影 / 125	
第五部 与物为春：复归哲学的诗性书写	130
一、永生信仰 / 130	
二、“不成人之道” / 144	
三、起死回生 / 152	
四、母神崇拜 / 165	
结 语	174
参考文献	193
修订版后记	195

绪 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事实总归是事实，而对事实的观念有可能是错误的。其实，如果把这一理念付诸文学文本的阐释范围，同一文本的现代阐释也往往因为阐释者的不同“观念”而出现“有可能”的“错误”。但是，由于文学创作自身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往往导致对同一文本不同阐释之间出现的“错误”与科学上的错误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正如西方哲学大师康德所说的“审美趣味无争辩”，对于任何一部经典文学作品的阐释如果总是在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数理学公式下才具有意义，那么，我们将无法想象文学话语蕴藉属性的魅力将会如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庸俗主义的“怎么说都行”。

对于现实中无法简单比附对照的神话小说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西游记》本属于一部虚妄的神话小说，但取材于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种历史真实与神话虚构之间的“二律背反”给《西游记》的现代阐释带来了巨大的纷争。

一方面，如果以历史真实为逻辑起点，则意味着《西游记》不过是以神话虚构这一典型的浪漫主义手法构建起来的一部再现型文学，并可以由此证明《西游记》考证学、索引学研究模式存在的“合法性”，诸如，小说中主人公唐三藏的真实身份问题、取经路上的地域国名考证问题等等。同时，也成为小说目的在于讽刺现实、折射政治管理弊端等

现实主义主题说成立的重要逻辑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以神话虚构为逻辑起点，则意味着《西游记》不过是以唐朝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事件为表象，传达着中华民族古老智慧与精神的一种文化“个案”。其引导的学理性阐释在于不把文本故事与历史故事进行简单比较阅读或太多的内在关联，文本只是纯粹的“满纸荒唐言”，虽然饱含作者的“一把辛酸泪”，但是在揭示故事“真味”的背后，还可以进行更深一层的人类精神结构层面上的挖掘工作。因为，这里的神话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浪漫主义典型的手法，诸如以此可以获得神奇的艺术创造效果、对现实社会的影射等等这一纯文学意义上的阐释，而更重要的是远远超越了明朝中后期的特定“历史区间”，把《西游记》的神话与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文明精神结构形态紧密联系起来。换言之，《西游记》的神话不仅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手法存在着，而且，在精神源头上具有中华民族智慧的根本特征。

当然，这并不是二者之间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而是为文本的现代阐释确定何种“语境”的问题。这正是导致学界长期存在的《西游记》主题说分歧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正如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对《西游记》的一段著名评论，在他看来，《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真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释、道、儒三教的袍子。

《西游记》中究竟是否存在“微言大义”，固然需要另当别论，胡适先生既没有生活在颠覆、消解之风日炽的“后现代”社会，也不可能认同西方接受美学的思想，当然不会认同小说《西游记》也会存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更关键的是，他对于《西

游记》的认识一直持有“玩世主义”的立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儿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儿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①而鲁迅先生也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②。但是，“诗无达诂”，胡适、鲁迅先生研究《西游记》的态度和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急于争辩其观点是否正确，而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和方法来研究《西游记》，从而既避免“太聪明了”的理论框架对于小说的束缚和扭曲，同时，又能够不拘一格地最大限度地挖掘文学话语的无限意义生成的魅力。

这个标准和方法固然不是唯一的，在我看来，更倾向于确立《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在中国民族深层精神结构上的血肉联系，保持文本与现实意识形态之间适当的距离，把作为现实批判政治工具的文本创作还原为中华民族早期智慧的生命活动，在创作文本的生命个体身上追溯一个民族远古精神的传承和流变，从而使文本批评转换为探索中华民族群体生存的灵幻空间。在这个在现代智慧看来不可思议的神话世界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紧紧锁闭着中华民族心灵自由的难言伤痛，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现代民族加以特别的关注：一是关涉人类精神生产本体意义上的生死智慧问题；二是关涉人类自身生产本体意义上的女性、母神崇拜问题。这不仅仅是《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文化价值的重要内核，也是整个明朝文学随处可见的生死与情色渲染的重要题旨，更是中华民族自神话故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区间”中反复再现、普遍存在的民族文化记忆。如果从文学艺术思想潮流的角度上说，这是明朝时期浪漫主义的体现。在明朝时期，有两大重要思想潮流，一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日常世俗的现实主义”，另一个则是“反

① 胡适：《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第367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

抗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否属于李泽厚先生所言的“反抗古典主义”当然还需要商榷，但是，浪漫主义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在小说《西游记》的创造上是一种中华民族的智慧，对此，李泽厚先生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这个思潮还应该包括像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这样一些经典名作。《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的民间故事，在吴承恩的笔下加工后，成了不朽的浪漫作品。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幽默开朗的孙猴子已经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的影响。此外，如愚笨而善良、自私而可爱的猪八戒，也始终是人们所嘲笑而又喜欢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西游记》的幽默滑稽中仍然充满了智慧的美。正如今天中国人民喜爱的相声艺术，是以智慧（理解）而不是单纯以动作形体的夸张（如外国丑角）来取悦一样，中国的浪漫主义仍然不脱古典的理性色彩和传统。^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所谈的所谓的东方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智慧，并不仅仅限于李泽厚先生上述所说的艺术创造上的智慧。作为一部文学经典，我们当然应该从文学创作的立场去审视和理解，这就构成了李泽厚所说的艺术创造中的智慧。既然任何文学艺术创造都不可能脱离作家主体创造的因素，那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原始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多或少地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相当的影响，尤其是人类原始思维对于后来艺术思维的血脉联系，在充满作家主体个人创造因素的文学作品中，去挖掘悠远古老的“种族记忆”，就绝非一种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荒诞之举了。在太多的中华民族记忆深处，则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虽然这并不等于说，这种智慧就只能属于中华民族专利，由于

①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人性的相通性，中西地域和古今之间往往存在许多惊人相似的智慧，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本书所极力阐释的就是这种中华民族自身经验中积累的智慧，其间既有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也有东西民族、先民与现代人之间人类共通的智慧。这对于今天早已习惯于西方理性思维和科技崇拜的人说，对于当前学界大行其道的动辄就“颠覆”“消解”的后现代之风，尤其值得深思。自17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以降，神话的魅力和价值一度遭到巨大的蔑视，在启蒙主义视野中，神话就等于虚构，而虚构和非科学、非真实又总是纠结缠绕不清。如果依据神话思维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结构上的深刻影响以及延伸，把神话作为一种彰显中华民族自身智慧的本体性内涵，那么，对《西游记》的神话故事进行人类学和美学等多视角透视，无疑更加切近中华民族自身的经验与情感，还原被现代文明思维长期遮蔽的生命智慧。

第一部 先验语境：从古希腊神话说起

一、古希腊神话的马克思主义语境

虽然学界对于《西游记》的题旨归类、美学价值、哲理反思、形象塑造、叙事方式等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但是，把《西游记》看作一部神话小说这一点上，几乎不存在任何的争议。从理论上说，对于“神话小说”的定位应该是不存在任何学理性问题的，然而，正如康德所言，理论上行得通的，在实践中往往行不通。对《西游记》是“神话小说”这样真理性质的概述就遇到这样的尴尬，这不仅仅因为神话究竟是什么，至今尚存在争议，而且，中国的神话与西方的神话概念之间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现代中国神话学研究又直接移植于西方民族神话学的思想体系，当代神话学的勃兴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全面移植，又具有密切的关系，即使作为中国神话学研究先驱人物的现代学者茅盾，也是在西方人类学的启示下展开中国神话学研究的。

直到今天，学界仍然存在中国只有神话而没有神话概念的说法，关于中国的神话概念来自西方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非只有神话而没有神话概念，只不过中国古代人把神话称为远古历史而已。他们直接把神话当作历史，用“历史”的概念包括了“神话”的概念。而且，既然古人把神话当作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创造一